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四十一回 天師連陣勝火母 火母用計借火龍

詩曰： 甲龍山上飛蠻沙，甲龍山下人怨嗟。

天津流水波赤血，白骨相撐如亂麻。
我亦東奔向瀛海，紅雲四塞道路賒。
東方日出啼早鴉，城門人開掃落花。
梧桐楊柳拂金井，來醉飛龍火母家。

卻說六員大將回陣而來，元帥道：「今日勝負何如？」左先鋒張計稟說道：「其人渾身是火，任是刀砍，任是槍戳，任是箭射，任是錘播，只見火光迸裂，並不曾見他叫疼，並不曾見他回手。」元帥道：「敢是個寄杖之法麼？」張先鋒道：「饒他寄杖，那裡寄得這許多的刀槍？」元帥道：「他是個甚麼樣兒的人？」張先鋒道：「其人止有三尺長的女身，卻就有一尺多長的頸脖子。遠望就像一隻雁鵝，近看就是一個小鬼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這等厲害？」張先鋒道：「聞說他饑餐鐵丸，渴飲銅汁，因此上卻就有些不好相交處。」元帥道：「西番多有異人，似此一個番將，何以處之？」張先鋒道：「他坐名要天師，他坐名要國師，今番卻少不得驚煩這二位也。」元帥道：「只得去請天師。」

請到天師，天師道：「驅神遣將，斬妖縛邪，這是貧道的本等，怎敢辭勞？」即時出馬，左右擺著飛龍旗，飛龍旗下擺著樂舞生、道士，中央豎著皂纛，皂纛之上寫著「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」二個大字。皂纛之下，隱隱坐著一個天師，提著七星寶劍，跨著青鬃駿馬。一聲炮響，擂鼓三通，天師坐在馬上，單請番將相見。只見番陣上站著一人，三尺長的身材，一尺多長的頸脖子；面如鍋底，手似鐵鉗，黑萎萎的一個矮子。只是紅口、紅眼、紅鼻頭、紅耳朵、紅頭髮，恰好似個煙裡火。天師高叫道：「來者何人？早通名姓。」番將道：「俺甲龍山火龍洞丙丁大羅剎火母元君的便是。你是何人？」天師道：「我乃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官封引化真人張天師的便是。」火母道：「你昨日活活的捉住我的徒弟，怎麼就要煮他來吃哩？」天師道：「因不曾煮得他，至今猶有餘恨！」火母道：「你今日出陣，也要煮吃於我麼？」天師道：「你自家惹火燒身，哪個要來煮你？」火母道：「遇矮人說矮話，怎麼敢說我惹火燒身？」照頭就是一箭。哪一箭不至緊，一道煙火直噴到天師的面上來。天師連忙把個七星寶劍照箭一撇，箭便撇得到，那一道煙火卻撇不倒，纏繞在天師的身上，險些兒把個鬍子都做了烏焦巴弓。天師心裡想道：「他渾身是火，以火成功，火剋金，我的七星劍怎麼是個贏兒？土剋水，水剋火，須得一個水，才是他的對頭。」低頭一想，計上心來，把個青鬃馬帶到坎位上站著，手裡捻定了一個「王癸訣」，口裡念動了一股「雪山咒」，說道：「你那小鬼頭，再敢飛過一枝箭來。」火母道：「你還燒不怕哩！」撲地裡就是一箭來。天師收定了神。捻定了訣，把個口兒輕輕的啐一聲，把個劍頭兒輕輕的指一下，那枝箭斜曳裡插在地下，連火連煙自消自滅。火母大怒，說道：「好牛鼻子道士，敢攔我的馬頭麼？」飛星又是一箭。天師仍舊的啐一啐，指一指，那枝箭仍舊的插在地下，那些煙火仍舊的自消自滅。火母心裡想道：「這道士盡通得哩！今番要我把箭去會他，看他怕不怕。」高叫一聲道：「天師照箭哩！」口裡說的是箭，其實的是一桿火槍。天師的眼又是快的，看見個勢頭不善，就曉得不是枝箭，著實一聲道，著實一指，那桿槍只當得一枝箭掉在地上，也不見響，煙消火滅，也不見燒人。火母看見火槍不靈驗，心裡老大的吃力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一邊三桿槍飛過來，如流星趕月之狀，那一天的煙火，好不嚇人也！天師越加心雄膽壯，口兒裡連啐幾啐，劍頭兒連指幾指，那三桿槍也只當得一桿掉在地上，也不見響，煙消火滅，也不見燒人。火母心裡想道：「我這箭一箭射過須彌山，我這槍一槍戳透崑崙頂，怎麼今日一發不在家裡？敢是我的運限行得低，敢是今日的神有些不利？也罷，識時務者呼為俊傑。我今日權且收拾，待明日再來下手於他。」高叫道：「今日天晚，且待明日我和你再決輸贏。」

到了明日，天師出馬，高叫道：「那矮鬼頭，你昨日把火箭、火槍射了我，今日也該輪我來射你了。」火母道：「我何懼於你！你前日六員大將，六般兵器，射的射，戳的戳，打的打，捶的捶，只當替我修養一番。莫說我這等一個牛鼻子道士，任你是甚麼來，我只是還你一個不動手。」大師看見他口說大話，更加打起精神來，口裡著實念，手裡著實捻。一手托著一個淨水碗，一手提著一口七星寶劍。一會兒，淨水碗裡走下一個小鬼來，也是三尺多長的女身，也有一尺多長的頸脖子，一手拿著一張彈弓，一手捻著一把彈子。天師喝聲道：「照！」只見小鬼扯起彈弓來，就是一彈子過去。那一彈子不至緊，逕中在火母的頭上，撲的一響，撲的爆出幾個火星兒來。火母只當不知道。天師又喝聲：「照！」那小鬼又是一彈子。這一彈子卻又中得巧，正中在火母的眼上，只見眼裡又爆出幾個火星兒來，火母也只當不知道。天師連忙的左喝聲：「照！」右喝聲：「照！」那小鬼連忙的也左一彈子，右一彈子，打得個火母只是撲冬撲冬的一片響，火星兒也一片的爆出來。只是火母還當一個不知。

天師心裡想道：「這個矮鬼頭只當一個不知道，敢是彈子小了些。」口裡又念也念，手裡又捻也捻。一會兒，那個小鬼一手跨著一張弓，一手提著一壺箭。天師喝聲：「照！」那小鬼拽開弓來，就是一箭。一箭就中在火母身上。只看些火星兒爆出來，哪看見他有些怕怯？天師又喝聲：「照！」那小鬼又是一箭。一箭又中在他身上，又只是些火星兒爆出來，他哪裡有些怕怯？天師連喝：「照！」遞喝：「照！」小鬼拽滿了弓，搭定了箭，連射遞射，那一壺箭連中遞中，連出火遞出火，他也只當不知。

天師心裡想道：「箭也小了些。」口裡又念幾念，手裡又捻幾捻。一會兒，那個小鬼手裡換了一桿槍。天師喝聲：「照！」那小鬼驕地裡就過去一槍。天師又一聲：「照！」小鬼又一槍。天師一連的喝聲道：「照！照！照！」小鬼也一連的飛過去，都是些槍、槍、槍。前番的彈子，前番的箭，倒還有些火星出來，今番的槍，連火星兒也沒有了，更莫說他有個懼怕。天師心上老大吃驚，想一想說道：「我祖代天師之家，見了多少天神天將，拿了多少鬼怪妖魔，並不曾看見這等一個矮鬼。這都是我自家走了雷，無法可治！」

只見火母張開口來，叫一聲「牛鼻子道士」，那口裡就有三五尺長的火光飛爆而出。天師道：「你叫甚麼？」火母道：「你彈弓也打了，箭也射了，槍也戳了，你的事了了。今番卻也輪流到我麼？」天師又想到：「若是輪流於他，我這裡好難支架也！莫若退他，到明日再作道理。」高叫道：「矮鬼，你聽著，昨日是你，今日是我，明日才輪流到你。」火母道：「既是明日才輪流到我，今日且散罷。」天師將計就計，說道：「今日且散罷。」兩家子散了。

到了明日，天師曉得這個火母有些厲害，老大的提防於他，仍舊的站著坎位上，仍舊的「王癸訣」，仍舊的「雪山咒」。火母一頭子跑出陣來，就叫道：「你那牛鼻子道士，昨日好狠手也！今日也輪流於我，我叫你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你才曉得我的本領哩！」天師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入地便不敢奉承。上天是我的家裡，豈可無路？」火母道：「你還嘴硬哩！」撲地一響，就是一箭。天師依舊的啐，仍舊的指，一箭又過了。撲地的一槍，天師又一啐，又一指，一槍又過了。火母心裡想道：「他今番不提防於我，卻好下手於他。」猛地裡一塊火老鴉飛將過去，把個天師的九梁巾兒一抓，抓將過來。天師心上只在提防他的箭，提防他的槍，哪曉得有個飛鴉，會抓得他的巾子動哩。只見抓了巾去，天師老大吃力。喜得到底是個天師，早先都有個預備，接過淨水碗來，把個竹枝兒蘸了些水，望空一灑，恰好的一個雪白的鷓鴣騰空而起，趕在半天，搶過一頂九梁巾來。火母看見個鷓鴣來搶巾子，他就放出許多的火鴉，一個□，□個百，百個千，千個萬。五萬的火鴉不至緊，那一天的火，四面八方，通紅直上，就像天做了一個火罩，罩住天下的人，天師拿定了主意只當不知。那火卻也燒不到天師的身上，只是兩邊的樂舞生和那些道士，一個個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。天師口裡又念，手裡又捻，只見那個鷓鴣飛上飛上，和那些火鴉相鬥，恰如紅爐上一點雪，好不愛人也！天師想道：「鷓鴣雖是愛人，終是寡不足以敵眾，必須怎麼結絕了他的火鴉才好。」即時間，運起掌心的雷，「啐」一聲，把個掌心雷一放。只聽轟天裂地，劃喇喇一聲響，就把那些千百萬的火鴉打得：

無形無影一場空，火滅煙消沒點紅。
有意桃花隨水去，無情流水枉歸東。

火母看見個火鴉之計不行，卻又心生一計，颺地裡一條火蛇繞身而出，也是一傳□，□傳百，百傳千，千傳萬。即時間，無萬的火蛇塞滿了地上，就是放野火的景象一般。一條自東來，一條自西而來，一條自南而來，一條自北而來，都奔著天師腳下。天師念念聒聒，接過淨水碗來，把個淨水灑了一灑，一會兒，一條八尺長的雪白的蜈蚣飛將下地，竟趕著那些火蛇。自古道「蛇見了蜈蚣」，一會兒，把些蛇趕得東逃西竄，上跌下臥。火母看見個勢頭又不好了，連忙的張開那一個血光口，狠著一噴，那火燄就有幾□丈長；又一噴，又是幾□丈長。他又碾動了火車，連走幾走，口裡連噴幾噴，那火燄連長幾長，燭天燭地。本是一地的火蛇，卻又添了這一片的火燄，天連火，火連天，也不論個上下四方，也不論個東西南北，都只是一片的火光。天師卻也吃了些慌，把個淨水碗盡數的望天上一澆，只見一天的大雨傾盆倒鉢而來，午牌時分下起，直下到申末酉初才略小些。

原來天師的淨水碗，不亞於長老的鉢盂，俱有吞江吸海之量，故此一碗水倒了，就下了這半日的大雨，還流不住哩。莫說是火燄早已熄滅了，莫說是火蛇早已不見了，連火母也淋得沒處安身，抽身竟回本國，叫上一聲：「徒弟在哪裡？」王神姑連忙的答應道：「弟子在這裡。」起頭一看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是個積年的火馬，如何變做個冒雨的寒雞？」火母道：「依你說起來，火馬就不把水去潑人罷！」王神姑道：「水便是水，只是忒多了些。」火母道：「原來這個牛鼻子道士，卻有好大的本錢哩！」王神姑道：「師父吃他的虧。」火母道：「也不曾吃他的虧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你不吃他的虧，怎麼曉得他的本錢大哩？」火母道：「你胡說。只說是今日輸陣而來，連你國王也有些不好聽相。」王神姑道：「師父，你另設一個計較罷。」火母道：「徒弟，你把個牛皮帳子帳起我來，四外俱不許人聲嘈雜。你也要在百步之外伺候。大凡帳子角上、帳子腳下，有些煙起，你就來掀開帳子見我。」吩咐已畢，火母坐在帳子裡面。王神姑伺候在帳子外面，鴉鵲不鳴，風吹不動。

卻說張天師歸到中軍，二位元帥說道：「連日多虧天師道力，勝此妖怪。」天師道：「莫說個勝字，只是扯得平過就是好了。」二位元帥道：「這妖怪怎麼得他降服？」天師道：「多了他只是一個不怕射，不怕戳，不怕打，故此就無法可治。」元帥道：「須煩天師廣施道力，成其大功，歸朝之日，自有天恩。」天師道：「好歹只看明日這一陣，不是他便是我。我決不肯輕放於他！」

天師磨牙切齒，要贏火母。哪曉得一上手，就有三日不見個矮鬼頭的面。天師說道：「這個矮鬼頭三日不見，多應又去請動甚麼師父來也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藍旗官報道：「禍事來了！」天師喝聲道：「哇！甚麼禍事來了？」藍旗官道：「寶船上的禍事。」天師道：「怎麼是個寶船上的禍事？」藍旗官道：「每船的坐桅上，都是一條紅通通的大蛇，盤繞在上面。頭上有一雙紅角，項下有一道紅鱗，背上有一路紅鬚槍，後面有一條紅尾巴。」天師道：「似此說來，是一條火龍了。怎麼有個火龍會纏在桅上？不消說，這『定』是那個矮鬼頭弄的玄虛。你們去報元帥知道。」元帥叫問國師，國師道：「只問天師就知道了。」

天師吩咐眾軍人把個箭去射。只見一箭射上去，一條火噴將出來，連箭桿都燒烏了。元帥吩咐道：「住了，不許射。」天師又叫眾人把個槍去戳。只見一槍上去，一條火噴下來，連船篷都險些兒燒了。天師也叫：「快住了，不要戳它。」元帥道：「這個火龍如此兇惡，怕船上有些差池，怎麼是好？」天師吩咐每船桅下置一口大缸，每口缸裡注一缸滿水，每缸水裡俱有一條三五尺長的蜈蚣，隱隱約約如奮擊之狀。天師卻又傳下將令，晝則鳴鑼擊鼓，夜則多置燈籠，寬待他幾日，看是何如。」一連寬待了六七日，並不曾見他動靜。天師道：「我曉得了。他原是個撮弄成的。沒有真氣，故此不知利害。」好個天師，即時間劍頭上燒了一道飛符，早已有個天將掉下來了，原來就是個龍虎玄壇趙元帥。天師大喜，說道：「我寶船上有一等怪物裝成火龍，纏繞在桅上，相煩天將與我打它一鞭。」趙元帥得了法旨，飛身而上，照著那些火龍一個一鞭，打得它一會兒露了本相。你說本相是些甚麼？原來都是些劃根樹皮捏合成的。天師謝了天將，回覆了元帥。元帥道：「此一功尤見奇絕，但不知此後又有些甚麼怪來？」天師道：「一來趁早，二來趁飽。趁此一個機會，待貧道出陣，擒此妖魔。」即時出去，兩邊樂舞生和那些道士，中間皂纛之下馬走如飛。

原來火母神君坐在牛皮帳裡撮撮弄弄，實指望這些火龍之火燃燒了寶船，哪曉得趙元帥這一鞭！這一鞭不至緊，打得個牛皮番帳滿地滾煙。王神姑走向前去，掀起帳來，只見火母神君口裡連聲叫：「苦也！苦也！」王神姑道：「師父怎麼這等叫苦？」火母道：「我好一個火龍之計，卻被那牛鼻子道士請下趙元帥來，一個一鞭，打得我的都露了本相。」王神姑道：「師父卻怎麼處？」火母道：「我當初也差來了。」只見張天師飛馬而來，要捉火母。火母吃了一驚，連忙的取出一件寶貝來，望空一撇。天師早已看見他的手動，曉得是個甚麼不良之物，即時跨上草龍騰空面起。只可憐這一班樂舞生和那些道士，受他一虧。是個甚麼寶貝，就受他一虧？原來是個九天玄女自小兒烘衣服的烘籃兒。九天玄女和那混世魔王大戰於磨竭山上，七日七夜不分勝負。魔王千變萬化，玄女沒奈何，拿了這個籃兒把個魔王一罩，罩住了。此時節火母神君還在玄女家裡做個煽鼎的火頭，因見它有靈有神，能大能小，就被他偷將來了。年深日久，靈驗無空。念動了真言，一下子放它開去，遮天遮地，憑你是個甚麼天神天將，都要撈翻過來。宣動密語，一下子放他合來，重於九鼎，憑你是個甚麼天神天將，都也不得放過。沒有名字，火母神君就安他做個九天玄女罩。天師跨上草龍，騰空而起。這些樂舞生和那些道士，都是個凡胎俗骨，故此受他一虧。

火母只說天師也罩在裡面，叫聲：「徒弟在哪裡？」王神姑說道：「我在這裡。師父呼喚，有何指揮？」火母道：「天師今番罩住了在九天玄女的罩裡。我越發替你個賣疥瘡藥的，一掃光罷。」王神姑道：「師父怎麼叫做個一掃光？」火母道：「我有六般寶貝，放下海去，海水焦枯。我如今趁天師不在，我去把個海來煎乾了它，致使他的寶船不能回去。凡有走上岸的，你和咬海干各領一支人馬，殺的殺，拿的拿，教他隻輪不返，片甲不還，還不是個賣疥瘡藥的一掃光？」

早有五□名夜不收打探得這一段情由，稟知元帥。元帥還不曾看見天師，只說是天師果真在罩裡，連忙的求救國師。國師道：「元帥放心，貧僧自有主張。」元帥升帳。國師即時遣下金頭揭諦、銀頭揭諦、波羅揭諦、摩揭揭諦，守住了九天玄女罩，不許毀壞諸人。又即時發下一道牒文，通知四海龍王。當有龍樹王菩薩接住了燃燈古佛的牒文，即時關會四海龍王，放開水宮雪殿，取出一應冷龍千百條，各頭把守水面，提防火母煎海情由。又即時差下護法伽藍韋馱天尊，今夜三更時分，雲頭伺候發落。

卻說火母夜至三更，吩咐王神姑領一支人馬，守住旱寨，不許南兵救應水寨；吩咐咬海干領一支人馬，守住水寨，不許南兵跑入旱寨。自家駕起一道紅雲，來至海上，連忙的把個火箭、火槍、火輪、火馬、火蛇、火鴉望半空中一撇，實指望掉下海來，即時要煎乾了海水。等了一會，只見個海水：

貝闕寒流激，冰輪秋浪清。

圖雲錦色淨，寫月練花明。

火母吃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每常問我的寶貝丟下水去，水就滾將起來。今日越是寶貝下去，越是澄清，這卻有些古怪哩！」哪曉得半空中有個護法伽藍韋馱天尊，輕輕的接將寶貝去了。況兼海水面上，又有冷龍千百條把守得定定兒的，故此越加寶貝下去，越加海水澄清。火母大怒，說道：「不得於此，則得於彼。也罷，且去殺了天師，殺了那一千道士，權且消我這一口氣。」及至回來，莫說是天師不在，連那一千道士也不在了；莫說是一千道士不在，連那個九天玄女罩也不在了。把個火母氣了半夜。等至天明，那些火箭、火槍、火輪、火馬、火蛇、火鴉，依舊在牛皮帳裡。火母見之，愈加性起，即時頭頂風扇，腳踏火車，竟奔南陣而來，聲聲討戰，說道：「我曉得牛鼻子道士坐在罩裡，還不得我的罩來。這都是個葫蘆頭的和尚偷盜我的寶貝，叫他一步一拜，送來還我，萬事皆休！若說半個不字，我一口火吹上船來，教你千號寶船盡為灰燼！」二位元帥聽見他說要「一口火吹上船來」，心下有些吃緊，來見國師。天師道：「這是貧道身上的事，夜來多虧國師起了他的罩，救了這一千道士，已自不可勝當，今日怎麼又再煩國師。待貧道家出馬去，和他決一個雌雄解。」國師道：「天師，你也且慢。自古道：『柔能勝剛，弱能勝強。』火母因為火性不除，故此不能結成正果。你怎麼也是這等火性也！」天師道：「既承吩咐，貧道敢不遵依。只是怎麼得這個妖怪退陣？」國

師道：「他因失了那一件討飯的傢伙，故此吃力。這如今差下一員將官，送得九天玄女罩還他便了。」元帥即時傳令：「諸將中誰敢送將九天玄女罩出陣去，還火母老妖？」道猶未了，帳下閃出一員將官，面如黑鐵，聲似巨鐘，應聲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將這寶貝送還火母。」元帥起頭看來，原來是個狼牙棒張柏。天師道：「張將軍委是去得。」

張柏接了寶貝，揣在懷裡，離了中軍，跨鞍上馬，竟出陣前，口裡不作聲，手裡舞著狼牙棒。火母哪裡曉得是送寶貝的，心裡想道：「可恨這個葫蘆頭倒不送寶貝來還我，倒反差下個將官來和我廝殺。待我嚇他一嚇，他才認得我哩！」即時間把個火箭、火槍、火蛇、火鴉四件寶貝一齊的掀將起來，只見半空中黑煙萬道，平地裡紅燄千層。滿耳朵都是呼呼的響，滿眼睛都是通通的紅。天上地下都燒成了一塊，哪裡有個東西南北，哪裡有個上下高低。張狼牙渾身是火。自古道：「水火無情。」哪裡認你是一員大將。喜得張狼牙還是膽大心雄，勒轉馬一轡頭，逕跑到中軍帳下。雖然是不曾受傷，卻也苦了些眉毛鬍子。元帥道：「這寶貝還是國師自家送去。」把個寶貝交還國師。國師笑一笑，說道：「虧了貧僧取他的起來，教你們送一送也還不會，還要我自家去走一遭。」把個寶貝也揣在懷裡。張狼牙道：「國師老爺，你把個寶貝拿在手裡好。」國師道：「怎麼拿在手裡好？」張狼牙道：「拿在手裡他好看見，他便不放出火來。」國師道：「揣在懷裡何如？」張狼牙說道：「末將適才揣在懷裡，受他一苦。」國師笑一笑，說道：「各有不同。」一手鉢盂，一手禪杖，大搖大擺而去，火母神君看見一個長老步行而來，心裡想道：「這莫非就是南朝金碧峰長老麼？」又想道：「金碧峰是個護國國師，豈可步行而出？」心上有些猜疑，叫聲：「徒弟在哪裡？」王神姑應聲道：「弟子在這裡。」火母道：「那步行的可是南朝金碧峰長老麼？」

畢竟不知這步行的是金碧峰不是金碧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